

似水流年

□ 石泽丰

感悟

忙忙碌碌又一年。

时至腊月，娃们盼望的就是过年，尤其是农村娃。新年一到，父母就会从衣柜里拿出新衣服来，让他们穿上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，娃们不可抵挡的诱惑就是过年能穿上一件新衣服。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，买东西都得凭票，买肉要肉票，买布要布票，每家只有那么多。记得一年腊月，分到我家的布只有几尺，而用这几尺花格子布改制而成的衣服，至今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之一。

贫穷的快乐搀和着乡村热烈温厚的迎新气氛，震天响的鞭炮更是提醒着人们，一年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又在开始。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爬起来，背上帆布大包，听着左邻右舍开门时的鞭炮声。那时，我总是跟在姐姐身后，每到一户人家，我就喊：“给您拜年喽！”得知我们来了，那家人就会喜喜地应着：哦！娃来拜年啦！好！好好！随即舀上一葫芦瓢爆米花之类的可食物，倒在我姐姐的帆布包里。随后，我们又赶往下一家。全村跑下来，食物能接上好几包哩。这种年味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我读初中后，每当出去拜年，母亲就叮咛，现在要和大人一起了。大人拜年，每到一户，接到只是一人一支烟。也许是生活条件好了吧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娃们选择了放弃，他们呆在各自的家里，看着头天没有看完的电视剧。尽管我像以前一样喊着拜年，但还总觉得身边少点什么，是少了曾经用过的帆布大包，还是少了童年阳光般的声音呢？想一想，我就有些惊讶自己和乡村的变化。

这些年月，我在尘世中负重前行，娶妻养女，去年送走骤然辞世的父亲。年关到了，我两手空空回来，熟悉而陌生的山村小路满是我儿时的脚印。记得去年的除夕夜，我站在自家的门前，沉默着看天幕上绽放的烟花——“轰”地炸开，这是哪个娃的新年礼物吧。父亲不在了，我再也得不到他的新年礼物。我曾经用过的帆布包至今还挂在东边的墙上，上面落满灰尘。今年大年初一，我女儿没有去用它，在头一天晚上，她得到我给的，是她很不稀罕的一百元压岁钱。

又要过完一年了。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，想到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中的这一句，我感到时间真的苍老了许多，我们——无以寻觅那时的欢乐。一次，我从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，说一个近百户人家的村庄，到了过年时，全村尽是留守的老人，孩子们被父母接到务工的异地去过年了，老人们就是不愿离开，他们固执地坚守着村庄，重温尚存的那一点点过年特有的气息……

回来过年，我走到村口，看到母亲在她儿时栽下的唐棣树下等我。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这棵唐棣树枝干粗壮，在寒冷和寂寥的冬天里，任凭血液在枝干里缓慢流淌，在它的枝头上，我看到几片叶子，在风中飘呀飘的。于是我想，那些在枝头上飘摇的唐棣树叶，会不会坚持到来年新叶生长出的那一天？有一天，坚持在村庄里过年的老人也和飘离枝头的树叶一样，没有了消失了，村里那种过年的味道也会随风彻底刮走……这样想着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突然感到隐隐的不安。

敬畏村庄

□ 叶有庆

记忆

村庄与荒野应该划上等号。

尽管成年之后业已跻身城里人行列，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仍是魂牵梦绕。只是偶然留宿下来，尤其深夜的黝黑和寂寥，还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一份落魄。这个冬晚，天气出奇的好，月满中天，却总也生不出星光灿烂的欣喜，只仅仅感觉村庄的黝黑多了一圈光晕而已，而夜晚的寂寥，更是叫人有一种憋气的压抑。还不到晚九点，基本就没有了人声，偶尔只听得鸡鸣狗吠，或者，还有树木摇曳的声响。

村庄人早睡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也没有因为我儿时某些记忆的模糊而改变。母亲问我：还不睡？我说要睡的。于是回到房间。那一天的北京时间二十一点，我就早早的上了床。倒不是我来乡下一次有多疲劳，甚至干脆就愿意这么早地睡觉，其实内心，我总觉得夜还很长，还有好多话可以跟母亲说，甚至独自也还能编排出好多的文字。

睡得早，醒来也就早了。我迎着晨曦出门，自付起得很早，谁知放眼一看，几乎满庄上都走动着手，喂鸡喂鸭，赶猪牵羊，还有背起书包急急匆匆赶路的半大伙子小姑娘，以及载有男娃女娃电动车上的矫情蛮汉与村妇，大人小孩，各自各事，紧张而且有序，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，倒是我，优哉游哉之下，掩盖着无所事事的迷茫，早起纯粹就是因为早起而早起。气温倒是不低，没有这个数九隆冬季节的凛冽感觉。哪像我们小时候那会，冬天的村口池塘总是结着冰，越接近过年似乎越厚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不记得从哪年开始，冬天已经没有那么冷了，时间也缩短了，厚衣服穿上身没几天，又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脱下。这不，去年春节给母亲买的羽绒服，她老人家到现在还没机会穿呢，照母亲的说法，不是不舍得穿，根本就是没机会穿，天气没冷到那种程度，穿上了人家要笑话。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愿望，但愿今年的冬天，倘若三九里不冷，四九五九也应当冷一冷的了，也只好让母亲穿上羽绒服，不至于老放在柜子里给虫子当窝。

走出村庄，站到了池塘边上。记忆里，池塘永远那么清澈和辽阔，打从记事起，全庄上每家每户都在这里吃水，炎热的夏日，我们还会偷偷下去洗澡。而今，饮用水工程惠及农村，家家都通了自来水，而且，引湖灌溉的水渠阡陌纵横，眼前这个池塘被荒废掉了。现在池塘里长满了一种水草，大冬天也不枯萎，绿莹莹的，遮住了大半个水面，倒也把池塘里各种垃圾的脏污一股脑儿掩盖了起来，平添出一份趣味和情调。同样的冬天，当年结了一层冰，如今覆盖着一层草。时间跨度也不过十几年，感觉有恍若隔世般的久远。

告别池塘，我沿着村道往前走，村道一直向远处延伸，到镇上，便与省道贯通，连接起天南海北了。老家的村庄巴湖靠山，稳居村道的这一头，镇政府驻地，扼守村道的那一头，多少年一直如此，往后估计也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变。过往经年，村道由土质，演变成了砂石，如今已是水泥质地，路基也扩展了不少，时光深处，散落在村道两边的那些童年欢快，而今依然俯首可拾，只是再也回不到曾经。我慢悠悠地边走边看，遇见的人都很惊讶，有熟识的干脆直接问我干嘛？是啊，乡邻们现在都很少徒步走路了，就是下地干活，也要骑上电瓶车摩托车，农村生活已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哇！乡邻们都这么欢欣，我一时无语，理解他们惊悸于耕作的辛劳，属于原生态农村的所谓质朴与自然，亦如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生存模式一样，也必然是他们打早就要刻意摆脱的东西了。

继续前行，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，橘黄色阳光铺洒在路面上，连同路两边树木，都被染成了殷红而温暖的亮色，仿佛神来之笔绘就的金光大道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一只黄狗和几只鸡鸭悠闲地穿过阳光里的村道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相互搅扰而又相安太平……村庄景象竟然还是如此的美好。

突然，一辆面包车快速驶来，老远就响起“嘀嘀”喇叭声，把悠闲的鸡狗吓得惊慌失措，很快逃跑得无影无踪。村庄的早晨也在这现代化的骤响中苏醒，继而沸腾起来……

沈复的简淡人生

——读《浮生六记》有感 □ 崔志强

品读

看完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我的脑中只有两个字：简淡。是啊，人生应简淡，删除繁枝赘节，去除浓墨重彩。简淡人生如人生的简笔画，或素描，虽没有大红大紫和花红柳绿，但此人生绝对是沉淀了人生的智慧和洞见，把握了人生的真谛和实质。

《浮生六记》为自传体散文。文中的沈复夫妇对物质需求很简单，温饱果腹而已，一蔬一羹即可应付餐饮。沈复常念叨：“藜藿之胃不受肉味”，“菜根粗粝，但食之甘美，即胜于珍饈也。”对于衣物，其衣帽领袜，皆妻裁剪；破损者则移东补西，只要整洁即可。可见其是一位素食简衣之士。其妻陈芸亦然。虽正值鲜花般的娇嫩年纪，但其物质欲求极低，衣裳只要能御寒蔽体即可，实现最基本的功能，“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”，可见沈妻是不求鲜衣华服的。物质的恬淡使他们夫妇没有大风大浪，琴瑟相和、鸾凤齐鸣，即使困顿时夫妻亦能相随，视贫如草芥。

沈复夫妇闲时寄情自然花木，寄情书墨琴弦。夫妇俩常偕同共游山水，聆风赏花，耽于景致而常晚归舟。即使在其落难颠沛，寄居友人鲁半舫的萧爽楼时，“亦终日评诗论画”，“案头瓶花不绝”；在自然中与友人“或坐或卧，或歌或啸”，当然也对酌。“芸善为不费之烹庖，瓜蔬鱼虾，一经芸手，便有意外味”。自然是很好的性情舞台，酒诗是很好的精神舟楫。两人夫唱妇随，在自然明月中找到知音，找到驰骋地。

亲近了博大的精神园地，自然荒疏了尘浪滚滚的社会名利场和复杂的家事纠

葛。沈复夫妇在萧爽楼中曾约法三章，“萧爽楼有四忌：谈官宦升迁、公廨时事、八股时文、看牌掷色，有犯必罚酒五斤。”由此可见沈复夫妇的性情取向。实际沈复夫妇不仅厌于官场升迁，而且烦于人际的猜忌和怨恨。沈妻因通笔墨，外出的公公和守家的婆婆之间的书札往来就由陈芸代笔。一次公公发现非陈芸所书，疑其懒惰不肯为之，遣沈复问其故。实际是婆婆嫌陈芸“述事不当，乃不令代笔。”沈复欲实告，陈芸急制止，曰“宁受责于翁，勿失欢于姑也。”竟不自白。可见沈妻宁愿将委屈吞下，也不愿家里平地生隙。其后被迫搬出祖屋寄居友人处，也是因为弟债而误会于陈芸，公公大怒，下逐书遣沈复夫妇别居，“勿使我见”。后误会消除，公公又亲自登门相请，沈复夫妇欣然搬回，全然不记前怨旧事。但沈复夫妇也有乐意为之之事，即欣然与“慷慨豪爽、风流蕴藉、落拓不羁、澄净静默”之士与偕游，唱和共榼，乐此不疲。

沈复夫妇简淡人生，使其悠游，不耽于尘，亦不耽于欲，日子清风明月，日子如他们的性情，平静澄澈流淌。沈复夫妇没有收获豪宅豪车，田畴相属，但收获了诸多良辰美景，《浮生六记》记载的许多场景是人们向往的，许多高朋契友慕名而来，欢聚，也周济，使沈复夫妇度过许多生活风浪。

简淡人生是一幅画，一幅清远的水墨画，在人生是珍品，是我们值得收藏和拥有的。用清澈的目光和透明的灵魂去书写！